

法国文学大家经典文库

一生 漂亮朋友

[法] 莫泊桑 著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内

一生 漂亮朋友



程永然 译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丛书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家

经

典

文

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国文学大家经典文库/张海军编. -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0

ISBN 7-204-05403-2

I. 法…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作品综合集-法国
IV. I56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2905 号

法国文学大家经典文库

张海军 主编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通县振兴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70 字数:2500 千字

2000 年 10 月第一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204-05403-2/I·969 文库定价:281.50 元

目 录

一 生

一	(3)
二	(15)
三	(20)
四	(31)
五	(44)
六	(56)
七	(68)
八	(88)
九	(98)
十	(119)
十一	(139)
十二	(160)
十三	(167)
十四	(179)

漂亮朋友

第一部	(191)
一	(191)
二	(204)

三	(216)
四	(232)
五	(245)
六	(276)
七	(302)
八	(318)
第二部	(337)
一	(337)
二	(358)
三	(370)
四	(388)
五	(419)
六	(428)
七	(456)
八	(468)

一生

约娜收拾好行李，来到窗子前面，雨依旧哗哗下个不停。

整整一个晚上，大雨始终在哗啦哗啦地下着，仿佛蓄水的天空忽然开了一个洞，大雨倾盆而下，打在玻璃上、屋顶上，地上的尘土早已变成了泥浆，仿佛糖溶化了一般。雨中不时吹过一阵闷热的风。街巷里空空的，排水沟像爆发的小山溪，发出潺潺的水声。街上的房屋暴露在雨中，似吸足水的海绵，湿气还渗入室内，从地底直到顶楼，无不被湿气浸润着。

一大早，约娜便起来观望天色，差不多都有上百次了。昨天，她终于从修道院回家了，以后她终于可以自由地生活了。约娜此刻憧憬着人间的各种幸福——她已经向往好久了，一面又在盘算着：“这个鬼天气，父母还肯来接我吗？”

约娜忽然发现自己没有把日历带上，于是从墙上小心地把日历摘下来，看一看，上面有用金字印成的 1819 年一年的日期。她用铅笔划掉前面的四个月份和每个相应的圣名，一直划到 5 月 2 日，也就是她终于离开修道院的日子。

“小约娜！”房门口传来喊她的声音。

“进来吧，爸爸！”约娜说着，父亲便已经进来了。

父亲名叫西蒙·雅克，也就是勒培奇·德沃男爵。父亲心地善良，脾气又有一点古怪，仿佛属于上一世纪的贵族。他非常崇拜卢梭，喜欢大自然、草原、动物和森林。

作为一名贵族，男爵对 1793 年的革命自然很反感；但他那富于同情心的气质和所受的非正统的熏陶，使他厌恶暴政，虽然这种厌恶不外乎私下里发发牢骚而已。

男爵富于理论修养，他为教育自己的女儿构思了一套严密的计划，以使她成为自己期望中的正直、善良、多情的人，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

约娜在家里长到十二岁时，男爵终于决定把她送进修道院去寄

宿了，尽管她母亲当时割舍不得。

男爵让女儿在那里过着严格的修道生活，远离尘世，杜绝凡间的一切欲念。男爵希望女儿在十七岁离开修道院时依然是天真无邪，然后他亲自来教授给她做人的常理，在田园生活中，在丰饶美丽的大地上来启发她的情怀，通过看动物的两性欢爱、嬉戏依恋来向她揭示男女两性和谐的真谛。

女儿终于回来了，满怀喜气，青春洋溢，正憧憬着尝一尝人生的欢恋之果，以及人生甜蜜的奇遇。在修道院闲极无聊的岁月里，在漫漫静谧的长夜中，女儿一直在孤独的幻想中追求着啊！

女儿长着天生高贵的气质，仿佛韦洛内兹笔下的一幅肖像画：富有光泽柔润的栗色头发，衬托着白净而红润的肌肤，显得格外神采奕奕。这是贵族家庭优越的生活所特有的皮肤，阳光下，隐约可以分辨出肌肤上一层极细微的绒毛。眼睛是深蓝色的——如荷兰小瓷人的眼睛一样的幽蓝。左鼻翼上有一颗小黑痣，右颊上也有一颗带着几根初看上去根本无法察觉的肉色的绒毛小黑痣。她身材窈窕匀称，丰满的胸部，衬出腰身柔美的曲线。说话时，她清脆的嗓音总是很引人注意，而她那银铃般的笑声常常感染了她周围所有的人。她还有一个习惯性附加动作：把双手掠过鬓角边，仿佛她的秀发让她发痒似的。

父亲进来了，她迎上去抱住他，吻着他，一边撒娇地问：“今天走不走嘛？”

父亲微笑了，一头留得很长的苍苍白发在微微颤动，一面指着窗外的雨景：

“你看这么大的雨，走得了吗？”

“啊！亲爸爸，求求你了，让我们走吧！也许下午天就会放晴了呢。”

“可是你固执的老母亲……”

“妈？……妈该没有问题吧？……看我去找她说就是啦！”

“好吧！只要你妈肯依你……我也就由你了。”

女儿飞速奔向男爵夫人的卧室，因为，她期盼着离开，期盼得早已魂不守舍了。

自从约娜进了修道院，她基本上就一直呆在卢昂，因为不到一定年龄，父亲是不放心她接触外面的世界的。虽说有两次，父亲带她去巴黎住了半个月，但巴黎也是城市，而约娜更向往乡下的生活。

而今，她就要回到她童年时的白杨山庄了，那个古老的庄园是他们家的私产，房舍位于意埠附近的山岩上、大海边。她喜欢在海边自由自在地活着。况且，一旦她结了婚，她就成了这座庄园的主人，要在里面长住一生呢！

恼人的是这场雨，从昨夜就一直下个不停，她觉得这是她有生以来最晦气的雨了。

约娜不久便从她母亲的卧室冲了出来，一边兴奋地叫着：“妈妈答应我了，妈妈答应我了，爸爸，快备车吧！”

转眼间一辆四轮马车已停在门口，雨却依旧没有减小的迹象，而且还似乎更大了。

约娜按捺不住就要上车了，男爵夫人才从楼上被搀扶下来，一侧是男爵夫人，另一侧是一个高个的女仆。这位女仆身材矫健，如一位小伙子一般，来自诺曼底省格沃地区，年龄还未满十八岁，不过看上去却像二十岁出头了。因为她母亲原本是约娜的乳妈，这样她和约娜便是同姊妹，因此男爵一家一直把她视如第二个女儿，她叫萝莎丽。

女仆主要的工作是每天搀着男爵夫人走路，因为近几年男爵夫人患上心脏扩大症，身体变得异常臃肿，每每让夫人叫苦不迭。

夫人终于来到了这所古老府邸的台阶前，早已累得气喘吁吁了。夫人看一眼满地淌着的雨水，不由叹一口气：“唉！这鬼天气。”

男爵则始终面带微笑：“这可是您自己同意的，阿黛莱德夫人。”

男爵不失幽默，由于她拥有阿黛莱德这么一个高贵的姓氏，男爵每每唤她时，便总要带上“夫人”一词，既表示尊敬，又不失取笑的意味。

夫人向前挪动了几步，很费力地上了车子，把车底的弹簧压得咯吱咯吱直响。男爵在她身旁的位子坐下，约娜和萝莎丽则坐在对面的凳子上，背对着马。

厨娘吕迪芬抱出来几件外套，盖在他们每个人的膝上，又回去拿

来两个篮子，塞到他们的座位下，然后她自己也爬上车，坐在西蒙老爹身边的位子上，一边用一块儿大毡子裹了全身。门房夫妇过来，帮助关上车门，向他们全家鞠躬告别。

行李是用另外的两辆车随后送的，男爵夫妇为此又向他俩叮嘱一番，这才扬鞭起程。

车夫是西蒙老爹，在雨中蜷缩着头，弓着背，隐在三幅披肩的长外套里，似乎根本看不见了。风夹杂着雨滴，吹打着外面的车窗，路早已被雨水淹没了。

两匹骏马拖着四轮马车，沿着河岸疾驰。一排排大船不时从车窗掠过，船上的桅杆、帆架，还有网绳，如秋天的乔木一般，凄然伫立在雨中。许久，马车驶入了漫长的里节台山的林荫大道。

一片一片的牧野不时匆匆掠过，偶尔一株被淹灭的柳树，枝条都疲惫无力地低垂着，在烟雨中露出一幅沉重的神态。马蹄嘚嘚，车轮带起的泥浆向后飞溅。

车上，人们各自无语，旅人的心境一如这雨天，湿漉而沉重。男爵夫人仰着脑袋，眯起了两眼，靠在车厢壁上昏昏欲睡。男爵目光朝向窗外，仿佛一如这雨景一般忧郁。萝莎丽膝头上有一个小包——这是乡下女孩常有的什物，在那里茫然若有所思。然而约娜却不同，仿佛一株从密林刚刚移栽到野外的植物，在这温暖的雨天，一切又复活了；她那浓浓的好奇心，就像密密的树荫，使自己和一切忧郁隔绝开了。虽然她也不说话，但她的心里却在欢快地歌唱，又忍不住想把手伸向窗外，接一点新鲜的雨水来尝尝；她喜欢看马儿载着她飞奔，喜欢看窗外凄落的雨景，想到外面大雨倾盆，而她自己却安坐在车中，一点也淋不着，不禁快活极了。

在雨中，两匹马儿的臀部毛儿润泽发亮，不时还冒出一阵阵热气来。

男爵夫人在不知不觉中睡着了，头慢慢地沉下来，软绵绵地被托在下颏三道厚厚的肉褶上。最下面的几道褶裥，已经和汪洋大海似的胸部浑然一体了。六股梳理得很整齐的发卷，低垂着，像柜子一般围拢着她的面庞。每呼吸一次，她的头便昂起来，然后又垂了下去，于是从她半开的嘴唇里发出呼噜呼噜的热闹的鼾声。男爵向着她侧

过身去，把一个小皮钱包轻轻塞进她交叉在肥大腹部的手里。

然而这一触她却醒了，她以人们在瞌睡中被扰醒时特有的呆滞的神色，看了看那个钱包，重又回到梦里。钱包倏地掉下去，散开来，金币和钞票一下子撒满了车，这时候她终于重又醒来，女儿则早在一边笑弯了腰。

男爵慢慢地将钱币一一捡起来，重新把钱包搁在她的膝头上，说道：“你看，亲爱的，从艾勒多田产得来的钱，全都在这里了。我卖了它，这样我们可以装修一下白杨山庄，以后我们要长住那里了。”

夫人算了数，一共是六千四百法郎，然后又默默地放进她的口袋里。

祖上共传给他们三十一处田产，艾勒多是被卖掉的第九处了。依靠现在剩余的田产，他们每年还能收益二万法郎，如果管理得当，他们本可以每年收益三万法郎的。

他们生活俭朴，如果不是因为家里有一个填不满的黑洞，这笔收入应付他们的开销早已绰绰有余了。那个黑洞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乐善好施。这种善行吸走他们手中的钱，就像太阳吸干水坑里的水一样。金钱施舍出去，马上就不见踪影了，到底去哪里了，谁也不知道。以至于他们中有人不免疑问：“今天怎么回事？我居然花了一百法郎……可我并没有干什么啊！”

这种善行倒也是他们生活中的一大乐趣，在这一点上，他们心照不宣，毫不在意。

“我那庄园，现在还那么漂亮吗？”约娜问道。

“我的女儿，你回去就知道了。”男爵故作神秘地一笑。

大雨渐渐停住了，只是偶尔烟雾中还飘落着零星的雨丝。乌云远远地离开了，天空重又敞亮开来。突然，一缕斜阳仿佛从天窗里透射出来，牧野里抹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

云越来越淡了，蔚蓝色的天幕也越来越明显。原来天窗般的裂口，像面纱一样被撕碎开了，越来越大，终于，明亮碧蓝的天空全部降临到大地上了。

一阵凉爽的和风吹过，仿佛大地也轻松地透了一口气来。马车从田园和树林旁边驰过，人们还可以听到晾晒羽毛的鸟儿在欢快地

歌唱。

夜幕降临了，车里的人们也都倦了，困了，睡去，除了约娜。马车两次在路边的小店前小驻，也让牲口解解乏，吃点水和饲料。

宁静的夜，远方教堂的钟声响了。他们于是在一个小村庄里点上了车灯，和天上的繁星交相辉映。路边稀稀落落的村舍中，不时从窗口透出一一点灯火的光亮。

不知什么时候，一轮圆月已从小山背后升起，透过杉林的枝叶，照着他们前进的路，金黄金黄的，似乎也带着睡意。

车窗都打开了，并不冷。约娜终于感到有点倦了，在饱尝了梦境和憧憬的甜蜜之后，她也开始闭目养神了。有时一个姿势坐久了，感到下肢麻木，她就又睁开眼睛，望一望车窗外，看一看满天繁星，看着农庄上的树木从她身边掠过，还有那惊起的也望着她出神的耕牛，然后，换另一种姿势，去重回刚才一个恍惚的梦境；然而车轮连绵的转动声干扰了她，扰乱了她的思绪，于是她重又合上眼睛，这次她是真的太疲乏了。

.....

马车终于停住了。一些男男女女提着灯笼，嘈杂着围在车门前——他们已到目的地了。约娜也突然醒来，很敏捷地下了车。一个农夫照着亮，父亲和萝莎丽终于把男爵夫人抬下车来。

夫人早已精疲力尽，难受得直呻吟，却不断地重复着：“我可怜的孩子啊！阿门！”夫人什么也不肯喝，也不肯吃，躺在床上，很快便睡着了。

剩下约娜和男爵共进晚餐。

父女俩相视微笑，在桌上手握着手；饭后，两人怀着孩童般的喜悦，一齐去察看修缮一新的住宅。

这是一栋高大的诺曼底风格的建筑，包括农庄和宅邸两部分，宅邸全部用白玉筑成，宽敞得足以住下整族的人，——只是现在已呈灰色了。

住宅的中央是一间极其宽大的厅堂，把住宅分为左右两部分，厅堂前后都对开着两道门，进门处两侧都有楼梯，楼梯像拱桥一样从两面各向上攀升，最终在二楼处汇合，这样宅邸正中便留出很大的空间

来。

楼下右首是一间很宽敞的客厅，墙上绘满花鸟的壁毡，屋里家具上也都覆着绣锦毡，图案则全部取自拉方丹《寓言》中的故事。约娜忽然看到了她儿时最喜爱的一把椅子，高兴地大叫——这把椅子上绣的是她喜欢的《狐狸和仙鹤》的故事。

紧挨客厅的是用于存放古籍的藏书室，还有两间屋子空着。

楼下左首是餐厅，刚刚新换了地板，此外，还有洗衣室、餐具储藏室、厨房和一间浴室。

上了二楼，是一条贯穿全楼的长廊，十个房间的门全都是向走廊开的。右首第一间便是约娜的卧室，父女俩走了进去。

这个房间显然男爵刚刚叫人装修过，家具和挂毡都是原来存放在阁楼里未用过的呢！挂毡是弗朗德勒的产品，似乎很有历史了，于是这间卧室里便增添了一些很古怪的图案人物。

一看到属于自己的床，约娜兴奋地叫了起来。床很精致，四角上各有一只橡木雕成的大鸟，乌黑发亮，宛若护床天使一般。床架两侧雕的是两个满是鲜花和水果的大花环；四根细雕精琢的凹纹床柱，哥林多式的柱头，托着檐板，上面满是身缠蔷薇花的小爱神。

这张床气派非凡，虽年代久远，木料有些暗了，但依然充满着典雅的气息。床面的床罩和床顶的天幕，灿若繁星闪烁的天空，都用浅蓝色的古式丝绸制成，上面绣着一朵朵金色的百合花。

约娜细细地把床欣赏了一番后，又看到了墙上的挂毡，便举烛去照上面的图案。

一个贵族青年和一个贵族少女，穿着红黄绿三色的艳丽服装，正在一颗碧树下面谈心，树上结着白色的果子，地上，一只大白兔正在啃青草。

在这对青年男女头顶上，远处隐隐约约是五所尖顶的小圆屋，再往上，接连天空的地方，是一架红色的风车，在挂毡的四周，还环绕着许多花卉的图案。

接下来的两幅和第一幅差不多，只是从小屋中走出来四个小矮人，身着弗朗德勒人的服装，举着胳膊，显出很惊异、很愤怒的样子。

最后一幅挂毡上绣的却是一个悲剧场面，兔子依然在吃草，可

是，在它旁边，那个年轻人已经倒下，像是死了。少女跪在他面前，正用剑刺入自己的胸部，碧树上的果子，已成为黑色的了。

约娜不清楚绣的是什么情节，正想走开，忽然发现在毡角上还有一个小兽，原来本以为那也是一片属于兔子的草屑呢！——可那是一只狮子。

约娜终于明白了，原来挂毡上描绘的是皮拉姆和蒂丝佩的悲剧故事！虽然是皮拉姆和蒂丝佩的悲剧故事^①，虽然这里图案的夸张手法让她忍俊不禁，但她还是喜欢这个惊险故事的，因为那可以时时地唤起她内心的期待和梦想，这个古老故事中的海誓山盟会夜夜回荡在她的梦里。

室内其他的家具陈设，风格与式样各异，世代的祖传物品使这座古老的宅邸仿佛成了家具博物馆。一口五斗衣橱是路易十四时代的，富丽堂皇，边上镶着闪闪夺目的铜饰；两把圈手椅却是路易十五时代的，还带着当年的花绸椅套；一张花梨木的大书桌，远远地正对着壁橱；炉台上一座罩在圆玻璃罩下的台钟，分明是帝政时代的产物。

台钟本身是一个蜂房形状，被四根大理石柱支撑在一座鲜花烂漫的花园里。一根纤细的钟摆，从蜂房下面的暗缝中探出，一只珐琅质翅膀的蝴蝶位于钟摆底端，钟摆不停地摆动，这只蝴蝶也在花园里飞来飞去。

钟面是瓷质的，环抱着蜂房。

钟声响了十一下。男爵吻过女儿，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休息了。约娜余兴犹存，但也只好上了床。又环视了一眼，才吹灭蜡烛。

她的床只有床头靠在墙上，左首临窗，月光静静地倾泻进来，宛若晶莹剔透的瀑布一样。

月光反映在挂毡上，辉映着皮拉姆和蒂丝佩永生的爱情之梦。

床脚一端也对着一个窗口，约娜可以望见窗外一颗大树，此时也

^① 古代巴比伦传说，皮拉姆和蒂丝佩是一对恋人，皮拉姆看到情人的面纱被狮子撕扯，以为她已遇害，悲极自尽，蒂丝佩发现后，也跟着用剑自杀了。这个悲剧是在一颗大树下发生的，从此那颗树上再也不结红色的果子。

静憩在温情的月光里。她侧过身去卧着，闭上了眼睛，一会儿，又睁开了。

仿佛马车依旧在身下颠簸，脑子里满是车轮前进的声音。她依旧躺着不动，以为过一会儿就会睡着，可是，一股焦躁的情绪却渐渐控制了她的全身。

双腿麻酥酥的，浑身一阵燥热，于是约娜起来，赤着脚，裸着双臂，披着长睡衣，如幽灵一般，走过地板上的月光，推开窗子，目光投向窗外。

月光那样皎洁，仿佛白天一般；月光下的一草一木，约娜都那么眼熟——那是她儿时所心爱的万物啊！

窗前是一大片芳草地，月光下，仿佛涂上了一层朦胧的黄色。宅邸正面，伫立着两颗大树，北面一颗是梧桐树，南面一颗是菩提树。

草地远方的尽头，是一处小灌木林，构成庄园小小的边界，为了抵御海风的侵袭，外侧还有五排古榆，在海风的不断摧折下，早已树干倾斜，树冠削平了。

园景的两侧各有一条林荫路，把中央主人的住宅同两侧的农庄隔离开来。长长的林荫路两侧都是高耸入云的白杨；左右两个村庄，一个由库亚尔一家代管，一个由马丁一家代管。这也正是白杨山庄名字的由来。

在山庄之外，是一大片未经开垦的荒野，长满了金雀花。不远处，海岸猛地下陷，形成一道一百多米高的白色悬崖，下面便是大海，不分昼夜，海风都在那里怒吼着。

约娜远望着微波荡漾的海面，似乎海也在睡着了。

这是一个无比静谧的夜晚，大地散发出各种气息。生长在楼下窗口的一株乃馨花吐着浓郁的芬芳，与嫩叶的清香揉合在一起。海风阵阵，把盐味和粘粘的海藻味也吹到这里来了。

约娜放开胸怀，吸纳着这一切大自然的赠与，乡间宁静的夜，如凉水澡一般，使她的心情渐渐沉静下去。

暮色降临时才开始活动的夜行动物，此刻在月色中都纷纷出来了，他们注定要在夜色的静寂中度过默默无闻的一生的。大鸟像黑点，像幻影，无声地从天空掠过。看不见的什么昆虫，嗡嗡地从耳边

擦过。轻轻脚掌声踩过满是露水的草地，或是人迹罕至的沙径，然后又消失了。只有几只忧郁的青蛙对着月光发出悲哀的叹息。

约娜觉得自己的心境豁然开阔，充满了柔情蜜意，一如这明静的夜景一样；一如夜色中活跃的各种生灵一样，无数彷徨的欲念都在她心中舒展开来。如一块磁石，把她与这充满生命诗意的夜景融为一体了，柔和的月光里，她感到某种神秘的东西在战栗，不可捉摸的期望在悸动，她忽然感到一种朦胧的幸福了。

于是她开始幻想起爱情来。

爱情，两年来，这怀春的少女对它越来越向往了。好在，她终于自由了，只要遇上心仪的王子，那就美梦成真啦！

“他”会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她也不知道，总之，该是她最喜爱的那种吧！

她想她应该始终如一地献身于他，他也会一心一意地爱她，他们会在月光下一起散步，他们会手挽着手，脸偎着脸地去走，以至于能听见彼此的心跳，感受到彼此的体温，他们会把美丽的爱情交织在柔和的月夜里。他们神圣地结合，只凭爱的力量，就能渗透到彼此的内心深处。

她真希望这种充满诗意的刻骨柔情，会陪伴她的一生。

忽然觉得他仿佛就在她的身边，紧偎着她，一种令人心醉的快感猛地从脚尖传遍了她的全身。不觉中，她用自己的双臂抱紧胸部，仿佛拥抱着这个美丽的梦，她把双唇伸给那意念中的情人，仿佛他真的吻她了，宛若春风传过她的双唇，她几乎要晕倒了。

忽然，她听到一阵行人的脚步声，从庄园后面的大路上传来。“万一是他呢？”她想。在极度兴奋的刺激下，她对这天赐的机缘，神灵的感应，爱情的浪漫巧合等所有的虚幻都深信不疑。于是忐忑不安地去聆听旅人忽高忽低的声音，以为他一定会停伫在大门口，来向她求爱了。

脚步声渐远了，并没有停伫，她感觉受了欺骗一般伤心。可忽然她明白过来，原来是自己胡思乱想，不禁对自己的痴迷感得好笑。

心情稍微安定了些，她又把思想引导到更加理性的幻想中去，猜测自己的未来，自己的新的生活。